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卷

臨江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一作空嘗此一無以其名望之二撫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也故絃綴纒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

黼黻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

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

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

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

而行不充于內德不脩於外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

也一作民弗事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岳瀆

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

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

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

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

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

大夫若斯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乎于

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

之大將軍出入將相一本本作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

繫其一作以為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

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

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

一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

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

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

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為者

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

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繁然修乎其外而燁然死乎其內

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 一作史肆而無涯

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

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 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

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彊爲

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家本無年月八字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
國家臣一四海休兵草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
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
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
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

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浮屠作僧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

以氣節相高二人憚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

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

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

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

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

老病嗟一作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

意秘演壯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
詩可行于籟作世而不自惜已老怯腋也其橐尚得

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
多山水其巔崖崕肆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
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
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
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十餘年雖學于
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交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歡蘇本作歡惟儼非賢士不
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
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
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

一得待作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
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
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有一作卓卓
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
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
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
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
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
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儼傲乎退偃於一

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鄉死，惟儀亦買此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欽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子曰：「曼鄉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儀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贈送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 補亡二字 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二流，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前備傳于世。今者皆中有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後世抱焚餘殘脫之經，懷恨於夫，雖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者，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家本作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說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家本作易改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等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

人之辭辯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其
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
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
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
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
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
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准封國變風之先後不
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
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北封國之先後也周南
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測詩之
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
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

也初予夫亮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
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
者足以見一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
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
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一本注后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字取孔穎達正義
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蘇本此注在篇末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作百八十三
而鄭氏之譜復完蘇本有一矣字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

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家犀虎豹蠻夷山海殺
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緝而入水形迥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借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
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各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出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
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
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
學毋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
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

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之文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

一作侍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有一作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予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離傲乎退偃於一

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子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顯，一作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贈送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斲本家本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于於一作今者，豈中有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悵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之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

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之一有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臨江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序九首

韻總序

倭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及凡

人一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與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厘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能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成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者一有之於髮績者一有之於絲雖細

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知太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聿一有而正焉鑿此一無聿之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實一作送楊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亦忘疾之在其體也

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
若聲之至者能如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
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
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
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
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
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家誤
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
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家
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
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
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

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謂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
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
宜之俗其能樂也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
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
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
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家本作昌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
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
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索素不
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之

歎嗟一作咨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

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

下之人蘇作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

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徃徃失多

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一有司所操果良

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

魁壘其於此無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尺度而有司有

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亦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

廣其學而益有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又壯

其志夫農不舛歲而苗播是勸其水旱則已一作獲

家本作獲非則豈不多利一作其數言來京

師京師之人無曾生者其亦不以干也一作而

生亦不一徑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

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中大夫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

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

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

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

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

奪而荆人縮手歸岷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性

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注字并及

本文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

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

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

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

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

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執而然也文初辭

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

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

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

初愛之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

夷山以為之字有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

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端入三

峽險怪奇絕乃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西道

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

王師御所用武處一作今之初所歷皆舊時王師用武

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景山詩

天聖七年予遊夷陵有吾友謝景山少以進士

中甲科不詳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

後予於夷陵得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

銘言夫人不詳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

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中一貫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於人者繫家本謂作繫之其母之賢也今年予

自夷陵至之一作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

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
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
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
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
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
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使有
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
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
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三一作十四景祐四年八
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歎

蘇本作書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
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
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郡故作福今從家本之勸苟一
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下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
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
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
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
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亦其生知
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
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飢寒困踣
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
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亦其勢然也嗚呼人

事脩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士字廢則雖天
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
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
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
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
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
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
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之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
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
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干其心雖
然若生者豈必蘇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
哉慶曆二年三月一作五月十九日序諸本無年月

送王陶序一作陶送王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
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
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
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
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
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大
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
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
莫大焉其為卦也一無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夬壯五
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

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
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
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
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誣也聖人於壯決之
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
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
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
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
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
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
險而一作小人多一作君子少之居京師不妄與人

之末故予為說以補之壯之大壯之曰壯于趾
山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一作曰壯于趾
人之戒用剛也不獨著于一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
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
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備述
壬戌十月二十五日以校本正之說

孫子後序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
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
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
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或或臆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
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傲然最喜論兵欲試而
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
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
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
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首
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
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
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
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
疆伯又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成吳蜀豈武之術盡於
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率

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
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
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變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
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
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扶一作去傳以已
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
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
謹質温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
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家本蘇本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

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
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
興於怨刺以道韜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
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
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
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
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
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
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
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最多世既知之矣
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

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
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曾
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
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騷秋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
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
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
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讀聖俞詩而患不
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抄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
得詩一卷一葉一千餘篇并舊所藏一撮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
為壹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紹熙二年三月知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大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明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樂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

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
不若不伐夫一有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
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
章為當時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
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
古為此無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
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也
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一
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
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
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
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此

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怨焉
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
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
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問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
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
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
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
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一無而字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
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
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循指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



原件短缺

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
反駁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
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
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
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心焉
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
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
之書也有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
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
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僑與
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伯之遺文百餘篇號集凌編

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非有龜書出洛之
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始
余之待千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僑者未嘗
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
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
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僑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
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
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
僑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
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家蘇本無年月
九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永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
意天下事如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
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
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
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闕門使即受
命家本脫此字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
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
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
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
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等

貌山等亦起商鄆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
弊矣天子方旣然勸農桑興學校故去前例以不次
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
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中行賞罰之信
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
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國元元而勞心求
治之意退一誤作道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
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曰與同
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
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予天子難論
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時
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

使竭其材猶恐不繼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
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
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
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
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
錄之為三卷子自直閣下倮直倮直音豹吏官連直
日倮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師以來河北故
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
貢上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
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賦幾所謂群居燕處

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
易而近釋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
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
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况於詩乎古
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
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
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
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
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
卷而流涕嘔噦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
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金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
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
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
文書多矣至於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泮圖之說祈禳秘
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而蘇諫作則制詔制詔
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
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
九朝廷之文皆以指揮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
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牽拘常格蘇諫作畧甲弱不振宜
可羞也然今又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

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弃况其上自朝
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
與起居即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
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若夫涼簾之暑風曝茅
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
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
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
也亦因以誇於一作談笑田夫野老而嘉祐六年秋
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
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

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
先王之遺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
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
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
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
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
亂接乎戰國秦滅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
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
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
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
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
以爲勝者於是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

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
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
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
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
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
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
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
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
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
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
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

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異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澤在位

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二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九年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也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之說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歐陽文忠公四十三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四卷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仁宗己丑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
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
焉之意也尔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
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倦矣
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
字而意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
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
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
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謀蘇有葺弊蓋以四字

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
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
鳥然後知還惟恐勒後之靈却曰俗駕爾治平四年五
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
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謂余
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
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
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
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
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三

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毒蟲之恠方駢首而騰視伺伺
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
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噉
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
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大倉之梟也
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遂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
十一字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
止之賢名而乃衰徊俯仰久之不文此而不思尚何歸
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
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不可知也

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而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
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
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
苟合者也余讀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
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
以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
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家本作時
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
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為屈以合世故出亦莫
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

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
不可掩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
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
然則君之不為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
二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
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
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和攀躋及身彊健始
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
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
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

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益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遷擢叨壁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予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燕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春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目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廡後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關山一無此字或曰

浮巢一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妄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

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

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

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

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

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

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

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

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方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

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

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

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

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激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

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真久後亦不復敢

動君治邊二歲有死愛國以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

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悼賜恤其家以其子焯蘇作邵

為一有守守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

官至尚書兵部台外郎即此本即勅護軍嘗以太子中

舍知建陽蘇作建陽太守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閭俗貪賈有老幼一丁不舉曰廷將分吾

賢君上書請立仁保俾民知... 其之... 由是生... 得免
閩人久之以君... 德多... 子... 名世... 曰... 汝者杜
君也君諱... 祀字... 長世為... 人... 再... 伯祖昌業仕江
南李氏為... 州... 度使... 任... 氏... 遷今為開封
府家無... 齊... 開封... 蘇... 武... 此... 一... 字... 也... 由... 阻... 諱... 某... 贈... 給... 事
中祖諱... 鑄官至... 藍... 圖... 閣... 學... 子... 志... 山... 書... 禮... 部... 侍... 郎... 父... 諱... 某... 贈
尚書工部侍郎... 君... 初... 娶... 韓... 氏... 封... 其... 縣... 君... 後... 娶... 徐... 氏... 封... 東
海縣君... 女... 六... 人... 共... 二... 適... 人... 四... 尚... 幼... 子... 男... 一... 人... 昭... 蘇... 作... 印
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 以... 博... 覽... 強... 記... 其... 為... 文... 章... 多... 論... 當... 出
守儒學而多聞人君... 尤... 博... 覽... 強... 記... 其... 為... 文... 章... 多... 論... 當... 出
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少... 稍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 兼... 喜... 陰... 陽... 數... 術... 之... 說... 常... 自

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諱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
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各有問曰六一何謂
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
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
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
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
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
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
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忘吾之樂爾客
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 勝... 道... 哉... 方... 其... 得... 意... 於... 五

物也大山在前而不見疾雷之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
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
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
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
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蘇軾曰字悴心未老而先衰也
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
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
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
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
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
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
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往老而休蓋有不

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
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
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
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
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卷

臨江後學



考異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
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
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
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
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知臣所料頗不甚遠故

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
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
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
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
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
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激擊
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
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
賊無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擊吾之易取者
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
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
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

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
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
也使吾不堪其困怨而必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
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邊求通聘以邀歲時之
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
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
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
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口未計四五十萬之
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九吳之為賊威能
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
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

其亮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
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
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
謂關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
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
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
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
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
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
言攻昔秦席帝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
志漢因文景之富右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

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
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亮鋒是攻
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
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
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
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家本作權貨而商旅不
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
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備心爲賊謀之所疲內
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六關西之物不能
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
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

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久以守少
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亦
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
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
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
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
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
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
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則一作何爲而
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
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公
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

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
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
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
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
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
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
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
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口未有四五十萬之
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
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
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初番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

其亮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能以上策而疲吾
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
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
謂闡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
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
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
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
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
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
言攻昔秦席帝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
志漢因文景之富右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

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
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
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
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蕪井其上侵公利下刻細
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
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蕪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
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
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
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
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
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
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

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
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
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
者屢言二稅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
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
今宜暫下其價議羣商而散之先爲今日三年將復舊
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
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
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哉幣兩不散而積之是惜
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並由其貨者豈其銖銖躬
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
則不爲故夫商不獲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

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
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
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
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
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訛作營田今若督
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
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
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禁父兄不
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
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
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
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家本

議作乎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槩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田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耕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送一而言任耕縵田一頃

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法啓燕井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燕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止而導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

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
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
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
者屢言二稅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
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
今宜暫下其價議羣商而散之先爲今日三年將復舊
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
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
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不散而積之是惜
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銖銖躬
自鬻於市哉必有歟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
則不爲故大商不歟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

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
不竭之貨反如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
何哉夫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
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
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
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号令也故
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
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
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
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巨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
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
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

猶將弛而求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
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得則莫
若痛裁之使無積貨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
若禁益密則昇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事若乃
縣官自爲鑄幣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
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
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
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商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
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焉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
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
下以責小者責將帥謀其六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卷

